



向贤彪

外出旅游,时逢初冬,风霜把大地染得五彩斑斓。在一处徽派建筑的墙角边,有一株红艳鲜亮的枫树,一株金黄耀眼的银杏树,两树之间,夹着一株四季常青的冬青树。老伴用手机拍摄了我驻足凝视的照片:站在三棵树前的我,有军人挺拔的身姿,有寒风撩起的白发,还有岁月留下的沧桑。

宋代叶梦得词曰:“老去情怀,犹

作天涯想。”从冬青树的绿、银杏叶的黄、枫叶的红,我不禁联想到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之旅,正是由这三种颜色构成。

绿色,占据生命的重要时段,那是由懵懂走向成熟的阶段。那一年,即将年满18岁的我,选择投笔从戎。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,我和战友们到达黔西一个叫猴子沟的地方。见眼前的山比老家的还要高,我心生悲凉,但很快调整好心态:既来之,则安之,要对得起父母和自己。

新兵训练结束后,我被分配到团报道组。没有现成的营房,老兵带着新兵盖房子。半个月后,我们住进自己盖的新营房,还整治了四周环境,栽种了花草。于是,由衷的感慨飞出我的心窝窝:“老鹰的家在天空,骏马的家在草原,要问咱工程兵的家在哪儿,在我们辛苦的双手上!”

工程兵成天与泥土、石头打交道。钻山沟、打山洞、埋钢筋、拌水泥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我们的工作服经年被放炮的烟雾熏染,我们的脸庞、手脚时常被泥浆侵蚀。我们甘于接受艰苦的磨砺,反倒从苦中品咂出甜来。此后无论在哪个岗位,我们都以苦为荣、以苦为乐,敢于迎接挑战。

一身戎装半生兵,青春年华献军营。38年的军旅生涯夯实了我人生的根基,成为我一生的荣耀。

金黄色,正是当下时光散发的光泽。对于退休之后的老年时光,有人生出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惆怅。在我看来,黄昏也是起航时,老年亦是人生的黄金时期。

退休之后的这些年,我没有为日渐增多的皱纹和暗斑而烦恼,没有被一个“老”字所困扰。晨练、晨读、写作、参加

公益活动……一年下来,书读了不少,文章屡见报端。时有媒体编辑发来微信:“向老师,支持一下,这篇稿子急,能否明天交稿?”“行,我赶一下!”于是,我在书房挑灯夜战,按时交稿。谁说只有青年才拥有金色年华?人到老年,同样能留下闪光的脚印。

而红色,是生命的底色,体现忠诚的情怀。打开泛黄的日记本,我曾写下这样的心声:“参军不为升官发财,不为光耀门面,而是要像董存瑞、黄继光那样,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,勇于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,像雷锋那样,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。”接受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时,一首小诗跃入脑际:“云贵高原莽苍苍,施工火线身许党。转瞬光阴过半百,初心无改志如钢。”

参军之初、入党之时立下的誓言,擦亮了生命的底色,校准了人生的方向。在时时对照、处处反省中,红色基因深植血脉。学习党的创新理论,不断为思想赋能;见贤思齐,把该坚持的坚持好,把该摒弃的摒弃掉,让前行的步伐更轻盈。

陈毅同志诗曰:“伸手摘红叶,我取红透底。”让这透底的“红”成为生命的本色,就有了压不弯的精神脊梁,做到对党忠诚一辈子、为民奉献一辈子。

绿色、金色、红色,乃我的人生三色。绿色已成过往,定格为一幅青春的画、一首奋进的诗;金色正是当下,在新时代的画卷中铺展成一抹耀眼的晚霞;红色贯穿一生,永远是心中不变的情愫、不变的信仰。



国防纪事

抗

战

记

忆

三

杨玉辰

子要父亲为他打开水,父亲趁打水的工夫,大体了解了炮楼的布局和战壕的一些情况。父亲打回开水没给鬼子喝,先给6个长工解渴。鬼子恼着成怒,把父亲暴打了一顿。

天黑下来,民夫们还没吃上饭。听得炮楼里鬼子喝酒吆喝正酣,父亲趁机带着长工们逃走。他们一口气跑到县城,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八路军。

几天后,八路军顺利端掉城朗村的炮楼,据说父亲的情报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。

马有德,至今让村民念念不忘。他出身雇农,和母亲艰难度日。后来,马有德参加了八路军,第三年就当了连长。

一次,部队从太行山下来,在石家庄外休整,距离老家只有40多里。经团长批准,马有德趁夜晚悄悄赶回家看望母亲。母亲一见儿子的英武模样,喜极而泣。听母亲说城朗村炮楼的鬼子烧杀抢掠、横征暴敛,马有德再也坐不住了。

经过两天的侦察和准备,马有德找来一件大衣穿在身上,装扮成商人,腰间别上手榴弹和手枪,趁着鬼子放松警惕的时机,潜入敌巢。

当天晚上,大雪纷飞。炮楼里,只有留守的4个鬼子在打麻将。炮楼口的哨兵抱着枪打瞌睡,马有德果断上前一把夺过哨兵的枪,并用枪托把他砸晕。几个箭步冲上炮楼,马有德将冒烟的手榴弹扔向麻将桌,迅速带上枪支,趁雪夜

守

护

(剪纸)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守

护

(剪纸)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标

作

张

巡

逻

队

经

过

时

抬

头

凝

望

,会

在

风

雪

天

自

觉

聚

拢

成

圈

,把

小

牛

护

在

中

间

。

除夕那天,巴桑特意去牛圈加了草料。回到食堂时,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歌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战友们响亮地跟唱起来。巴桑碰了碰我的胳膊:“你看,咱们的牦牛也在听呢。”

我往外一看,牛群朝向食堂安静地站着,像在认真地听一场音乐会。在这里,生命与生命之间,达成了一种默契。战士守护边境,牦牛陪着战士——在离天最近的地方,所有的坚守都化成同样的心跳。

风再次吹绿尼亚格祖的草场,第一批上高原的老兵即将轮换下山。连队决定把放牧任务交给新来的战士,巴桑用心地教他们辨识每头牦牛的特性,就像当年老班长老教他认巡逻路线上的每个标志物。

最后一天放牧,牦牛在夕阳下安静地吃草,巴桑站在山岗上,望向界碑的方向。他忽然明白,在这片高原上,有些坚守会长成青稞,有些坚守会化作雪山,而他和战友们的坚守,凝成祖国流动的界碑。

有些故事,巴桑想一直说给高原听。他和战友们的坚守,会交给时间证明。

会

儿就落满密密麻麻的碎雪花。用手轻轻一拍,那些雪花纷纷落下,我兴奋地喊道:“白发老奶奶又变回来了!”

高考结束,我决定报名参加军。对于我的选择,母亲没有太多的言语,只是告诉我,天道酬勤,无论干什么都要勤劳。我入伍离家后,姐姐远嫁他乡,原本热闹的家一下子冷清许多。我知道,自己能给予母亲的温暖微不足道。部队在东北一个边陲小镇,冬季是银装素裹的世界。我时常想起母亲,想起那些年落在她头上的雪花。我一直记得母亲的叮嘱,不怕辛苦,勤于耕耘。对于我的成长进步,母亲乐在心里。

这次休假回家,晚饭后和母亲一起去散步。寒风萧瑟,天空开始飘落雪花。等我像儿时那样去拍打她头发上的雪花时,发现岁月的痕迹已经永远留在她的根根发丝,再也无法随手一拍就能变回到从前的模样。

假期结束离家时,母亲坚持将我送到村口。我刚走出不远,手机响起,是母亲打来的:“儿子,落雨点了,快把伞打开,别冻着!”挂了电话,我回过头,远远看到母亲站在村口向我招手。茫茫人海,我永远是她最牵挂的孩子。为了让母亲安心,我赶紧把伞撑开,匆匆往车站走去。

我走过的地方,都有母亲牵挂的目光。她的目光温暖明亮,陪着我走过泥泞、穿过险阻,迎来灿烂的人生。



红色记忆

抗

战

记

忆

三

杨玉辰

子要父亲为他打开水,父亲趁打水的工夫,大体了解了炮楼的布局和战壕的一些情况。父亲打回开水没给鬼子喝,先给6个长工解渴。鬼子恼着成怒,把父亲暴打了一顿。

天黑下来,民夫们还没吃上饭。听得炮楼里鬼子喝酒吆喝正酣,父亲趁机带着长工们逃走。他们一口气跑到县城,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八路军。

几天后,八路军顺利端掉城朗村的炮楼,据说父亲的情报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。

马有德,至今让村民念念不忘。他出身雇农,和母亲艰难度日。后来,马有德参加了八路军,第三年就当了连长。

一次,部队从太行山下来,在石家庄外休整,距离老家只有40多里。经团长批准,马有德趁夜晚悄悄赶回家看望母亲。母亲一见儿子的英武模样,喜极而泣。听母亲说城朗村炮楼的鬼子烧杀抢掠、横征暴敛,马有德再也坐不住了。

经过两天的侦察和准备,马有德找来一件大衣穿在身上,装扮成商人,腰间别上手榴弹和手枪,趁着鬼子放松警惕的时机,潜入敌巢。

当天晚上,大雪纷飞。炮楼里,只有留守的4个鬼子在打麻将。炮楼口的哨兵抱着枪打瞌睡,马有德果断上前一把夺过哨兵的枪,并用枪托把他砸晕。几个箭步冲上炮楼,马有德将冒烟的手榴弹扔向麻将桌,迅速带上枪支,趁雪夜



抗日村的记忆

抗

战

记

忆

三

杨玉辰

子要父亲为他打开水,父亲趁打水的工夫,大体了解了炮楼的布局和战壕的一些情况。父亲打回开水没给鬼子喝,先给6个长工解渴。鬼子恼着成怒,把父亲暴打了一顿。

天黑下来,民夫们还没吃上饭。听得炮楼里鬼子喝酒吆喝正酣,父亲趁机带着长工们逃走。他们一口气跑到县城,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八路军。

几天后,八路军顺利端掉城朗村的炮楼,据说父亲的情报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。

马有德,至今让村民念念不忘。他出身雇农,和母亲艰难度日。后来,马有德参加了八路军,第三年就当了连长。

一次,部队从太行山下来,在石家庄外休整,距离老家只有40多里。经团长批准,马有德趁夜晚悄悄赶回家看望母亲。母亲一见儿子的英武模样,喜极而泣。听母亲说城朗村炮楼的鬼子烧杀抢掠、横征暴敛,马有德再也坐不住了。